

第七辑

收藏历史的人

裴高 吴少华编著

WUJIAO



五角丛书

· 文学 · 艺术 · 生活 · 体育 · 娱乐 ·

“玩物丧志”，是多年来强加在人们身上的桎梏。但人性和人热爱生活的情趣难以压抑。本书集中介绍活跃在中国民间的十大收藏家。他们数十年如一日，节衣缩食，如痴如醉地收集火花、烟标、邮票、书画、钟表乃至雨花石等，成为各自门类的佼佼者，有的收藏成就已蜚

海外。

在这些拥有无价宝藏的“汉”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虽、美好的生活信念；书也提供了大量的收藏知识，附有珍藏品照片，从中可得趣味化了的文化熏陶。

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



五角丛书

收藏历史的人

裴高 吴少华编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吴金海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收藏历史的人

裴高 吴少华编著

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、发行 上海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3.125 字数73,000

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—410,000册

ISBN 7-80511-144-8/G·47

定价：0.50元

前 言

郑逸梅

人类生活在各种社会中，既有食息，又有劳动，此外当然要找些娱乐，藉以遣兴，起着张弛的调节作用。收藏便是静中的享受，闲里的纳福，可谓其乐无穷。原来收藏出于人类的天性，凡孩童都喜集了许多小玩具，摆设于几凳间，供着雏型的偶像，称为“斋泥嬷嬷”，这便是收藏东西的萌芽。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有的受其他影响，把这收藏观念消失了。有的因爱好的不同，而各有其嗜癖。我虽不敢自称收藏家，却也集藏了一小部分的玩意儿，如图册、砚石、印拓、砂壶、铜镇、竹刻、笺纸、照片、瓷件、稀币、尺牍等，尤以尺牍为多，奈限于资力，无非人弃我取而已。并撰了些掌故笔记，两者凑合拢来，名为：《人物和集藏》，不久可以问世。

收藏是冷社会性、文艺性、美术性、欣赏性、知识性于一炉，是值得提倡而发扬光大的。这《收藏历史的人》一书的汇印，其中如集邮的马任全、集钟表的王安坚、集书画的钱镜塘，都是我熟悉的朋友，他们收藏的广博宏夥为我所欣羡仰慕而望尘莫及的。深惜钱镜塘于1983年6月2日逝世。他给我的印象，迄今犹留脑幕间。镜塘寓居沪市茂名南路，四壁都是书画，琳琅满目，且悬画辄按季节，时常变易，如春梅盛开，他就悬着许多梅幅，都是明清人的杰构。他又在庭院杂栽盆花，把绿萼梅、胭脂梅等，供置

几案，使画中的花和盆中的花相映相衬，顿使一室充满着芳郁的青春气息。到了夏秋，转临冬季，也就把莲、菊、松、竹及山茶等等的盆栽，配着应景的丹青妙迹，幽秀之致，使人挹诸不尽。他还告诉我一件趣事，他藏有宋代范宽的《晚景图》，甚为珍稀，浩劫中在被抄之列。这图在明代为严嵩家物，结果被抄，及清流入毕秋帆家，又复被抄，后归平湖葛氏，抗战时期被敌伪抄去，由镜塘辗转购得，那就四次被抄了。

我有集藏癖，认为集藏是小巫，收藏才是大巫，小巫总想见见几位大巫。这书的出版，我是非常企盼的，承编者不弃葑菲，委作前言，我当然兴酣落笔，忘其鄙陋了。

一九八七年初秋 撰于纸帐铜瓶中

目 录

前言..... 郑逸梅

书画收藏家钱镜塘..... 1

邮票收藏家马任全.....12

钟表收藏家王安坚.....19

船模收藏家徐滨杰.....30

火花收藏家季之光.....39

算盘收藏家陈宝定.....48

烟标收藏家朱大先.....59

雨花石收藏家俞宝玺.....69

蝴蝶收藏家陈宝财.....79

邮品收藏家陈人.....86



书画收藏家钱镜塘

风景秀丽的浙江硤石东山，新添一个花岗石坟冢。静穆笼罩墓地。唯有环山泉水低低奏鸣安魂曲。

凭吊的人群。素洁的花篮。白花黄花在微风中摇曳。缎带上书写着：“悼念我国著名书画收藏家、鉴定家钱镜塘同志！上海博物馆、西泠印社敬挽”

人们打量着新坟，回忆的镜头在聚焦：鹤发童颜，银髯飘飘，脸色红润，目光炯炯，那么精神，那么敏锐——呵，是墓碑顶端嵌着的瓷像，在审视丹青水墨？眺望山下硤石小镇？

他，出身于硤石镇上书画之家。祖父钱笠群，父亲钱鸿遇是前清著名书画家和收藏家。钱镜塘自幼受到家庭熏陶，酷爱书画艺术，萌发了保存民族文化遗产的志向。此后一生之中，他倾举家之财，搜求古字名画、金石玉玩，累

达一万多件。上溯唐宋，下迄当代。有历代前贤苏、黄、米、赵墨宝真迹，有雄冠当代的大千、海粟丹青妙笔，有名重一时的马湘兰、任伯年精品，有文徵明、唐伯虎、祝枝山、仇十洲的真迹，也有稀世玉玩珍贵印鉴。晚年，他自愿将大批藏品捐赠给上海、浙江、广东等地博物馆，为文化艺术遗产的发扬光大创造了条件。

此时，斜阳的余晖透过松柏行行，在墓碑莹冢上撒下一圈圈光环，金灿灿地宛如一簇簇火焰在燃烧……

江南阳春，莺飞草长。他早早起床，为花圃锄草松土，洒水浇花。牡丹绽红，剑兰吐翠，迎春鹅黄，杏花幽香。盆盆花草水灵精神。他的心醉了，趁兴开始晨修。于是面窗而坐，拈彩运笔，一气呵成，一幅花卉在稚嫩的笔底产生了，《牡丹醉金风》。也许是对花卉草木特别了解吧，牡丹的叶瓣被描绘得栩栩如生，似有清香缕缕溶入风中。父亲端着紫砂茶壶过来，端详一会，颌首笑了。他对儿子学画的长进，颇为满意。但是古训有云：学无止境啊！

两张《牡丹图》放在钱镜塘面前。只有题跋，没有印鉴。是两个人的作品，还是一个人的手笔？他侧首抚卷，思忖良久，猛然记起前几天翻阅文徵明《迎春图》，那画山勾水的布局笔势，点染春花的娴雅，与此多么相像呵！题词用语遣字，亦颇为相似。那张呢，虽画着牡丹，却透露出一派山寒水瘦之意，似与任伯年的画法一路。题跋用语，清淡中透出峻峭之气。于是，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。

父亲笑了。他告诉说：作为收藏家，必须具备鉴赏功夫，能够辨别真伪优劣，才能保护精品真迹，流传后世。继而，《古筌画论》等一叠书籍放在他的面前。

从此，青灯南窗之下，绘画之外，又添功课一门。代代画坛雄杰的遭遇，打动了幼稚的心灵。为什么“扬州八怪”画风狷介，字体狂草？潜藏着多少愤世怒火呵！为什么苏

体先瘦后宽？乃是心灵遭受压抑之后的变态旷达所致。他认识到自古雄才多磨难。追求艺术，需要恒心韧性与献身勇气。对于笔墨纸张的研究，使钱镜塘大致了解了各个时代生产工艺特点，了解了经济发展的基本状况。随着年事渐长，他懂得了走出画室书斋，深入社会磨炼的必要，而硃石的天地太小了。他把视野扩展到杭州、上海等地。

涉足画坛后，钱镜塘结识了张大千、刘海粟、吴湖帆、谢稚柳，与金石家陈巨来、钱君匋、叶如远来往过从。与大画家大鉴定家吴湖帆结为莫逆后，两人成为画坛鉴定双璧。对于收藏，钱镜塘把眼光从画家个人藏品转移到整个社会储库。于是，他经常穿梭于沪苏杭之间，出入于文物市场。

一天，钱镜塘来到上海五马路（今广东路）文物市场。店堂里几张红木八仙桌旁早已坐满了人，默默审视张张古画玉玩扇尺之类。一张破旧残缺的画稿递到刚刚进门的钱镜塘手中。卖主说：“这画，别看破旧了点，可是我家祖传的真品。可惜无人识货。”钱镜塘起初也觉此画太破旧，纸张霉烂残缺，颜色褪变。但审视一番，眼前顿时叠现另一张画，勾画山水的运笔彼此相像……最后，他竟按卖主的价钱付款收下了。立刻，满坐皆惊。他笑着解释说：“这张《山水晚色图》确是宋朝范宽的。也是稀世之品了。说它是宋朝作品，主要从纸质和泛油的墨色来判断；说它是范宽的作品，是从运笔特色来确定，与另一张范宽山水图笔法一致。”继而，他对卖主说道：“这张画在明代是严嵩家的藏品，后被抄家入宫。入清之后，流入毕秋帆家，也遭抄家之变，又落到平湖葛家手里。听说抗战时期，又被敌伪抄去，下落不明，想不到竟在你的手中。”卖主服了，“您真是识画大家。我说是祖传之物，那是编造的。此画经历确实如此。要不是手头紧，我是不卖的。”

回到家里，钱镜塘立刻着人请来裱装老手严桂荣。两

人是老搭档。一是藏家，精于鉴定。一是裱手，善于修复。为了修复名画，钱镜塘不惜工本，专门定做铃纸（装裱材料）。这张画实在破烂，四角霉钱，中有破洞，笔划颜色走油，题跋破断，印鉴失隐。能够修复吗？连他自己也不免担心了。

严桂荣来了。两人商定方案：用水将画稿冲洗干净，以纸托补，三次复裱，使画还其原样。“题跋不全，印鉴呢？”严桂荣也挠头了。“用火烤法，怎么样？”“对！”严桂荣拍手称好。

实施修复的一个月内，两人昼夜观察，眼睛熬红了。特别从水中撩起画稿托补时，不能耽搁，忙得连饭都忘了吃。当画面修复后，失隐多年的印鉴也被烤现了。完工之后，他



端着茶壶边呷茶边在客厅里踱步，望了望挂在墙上的《山水晚色图》，心内说：“它又可以延长几百年寿命了。”

钱镜塘前后数十年，从民间搜求到任伯年、赵云谦、怀素、王石谷、仇十洲等人数百幅作品，修缮还原，精心收藏。尽管他的家财全部耗费于此，而他认为这是他的使命，他的乐趣。

手中的电话传出的声音催他时，保护祖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使命感，从潜意识中冒了出来，犹如冰山突浮于大海之上。……

良久，黑色话机传去了他简短的回答：“我，不去了。祝您一路顺风。……”耳机里传出喟然长叹，敲打着他的心灵，“……台湾的博物馆已经为你安排好了。你，不再考虑考虑？飞机还未起飞，镜塘，还来得及，要走。”打电话来的是身在机场的国画大家张大千。

解放前夕，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震撼着江南大地。与国民党当局关系密切的社会名流不少纷纷出走。张大千也准备浪迹海外。临行之前的一段日子里，或茶余饭后之时，或切磋画艺之隙，他多次游说钱镜塘，并悄悄告诉他：台湾的一个博物馆已为他安排好房舍了。钱镜塘即刻明白了。作为素负名望的江南文物收藏家、鉴定家，他手中拥有一批唐宋以来珍贵字画卷札，金石古玩，世人鲜见的秘藏珍墨也不在少数。“如果离开大陆，手中文物不要流落异邦？那真愧对先祖，白费半世心血！可是不走，前程难以把握（他当然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）还有大千的友情……”他左右为难，夜不能寐。

午夜。他披衣下床，独坐堂上。窗外，此时仍有几家灯光闪烁，大概是在打点行装吧。茂名南路的这条弄堂里，已有不少人家出走了。令人不安惆怅的气氛笼罩着每个人的心。钱镜塘一边凝视着窗外，一边掏出烟卷，含在嘴上，

却忘了点火。猛然，他转过身瞥见墙上挂的董源《雪竹图》卷轴，心头一惊，十年前的一幕出现在眼前……



宋《雪竹图》

也是动荡不安的岁月。也是黑夜沉沉的中天。日本鬼子从金山湾向嘉兴、海宁、杭州恶狠狠扑来，快近硤石镇了。全镇人心惶惶，纷纷逃难。作为钱家大院当家人钱镜塘，刚过而立之年，正值血气方刚。他和全家人一起登上逃难之途。晚上，想到家中那些未及收拾的墨宝篆印画轴，放心不下。钱家保护文物的使命，代代相传，此时成了激励他的强大力量。于是悄悄地，他又摸黑回到镇上的家中，将精品基董源《雪竹图》等几十幅卷轴捆扎一起，背上肩头，离开硤石镇。天色已近拂晓。当他步履踉跄地登上东山，倚树回首，不胜留恋时，远处犬吠声声，火光升起来了。他下意识地摸摸肩头襟裾中的卷轴，抹去泪花，向前

走了。以后他带着这些文物辗转抵达上海。有人问及他家中产业，钱镜塘苦笑笑，说：“算了吧。能保住这些字画文物，也就不错了。这是我们前人的艺术成果啊。”……

“难道十年后，我反而将《雪竹图》携往海外，流落异邦？”他反躬自问，“不！决不！”他的拳头下意识地击在桌上。

翌日。在为张大千钱行的宴席上，钱镜塘坚定地剖白了心迹。“镜兄，”大千握住他的手，“人生前程，难以预料。你再思虑一番。我即便到了机场，有时间，再挂个电话来。”

现在，对着话机，钱镜塘又一次表示了态度：“我不走了。谢谢老朋友的厚意。”“是天意？”“也许是罢。……”

挂断电话，他如释重负，方才觉得室内馨香扑鼻。案几上两盆雪梅蓓蕾绽放了。捧起茶壶，他轻轻呷了一口，踱到悬挂在墙壁上的《雪竹图》前，凝神观赏起来。中国画讲究神韵。竹子，是气节的象征。董源将竹子气韵表达得多么生动！秀挺不羁。傲风斗雪。……他仿佛走进了图中。

五月。上海从欢庆解放的鞭炮声中醒来。钱镜塘挑选了《牡丹图》等一批卷轴，挂在室内壁上。他和他的字画文物一起接收窗外射来的旭日光。

17年后，他竟然真的要怀疑自己的当初抉择。意想不到。

酷热的夏天。1966年8月。

钱镜塘站在批斗台前。“打倒牛鬼蛇神钱镜塘！”的白色标语牌挂在胸前。一个似他孙子辈的年轻人，臂戴红袖章，把一张书页般大的范宽《山水晚色图》照片伸到他的鼻子前面晃了晃，转而对台下喊道：“钱镜塘对抗红卫兵扫‘四旧’，竟然把这些封资修的破烂拍成照片，妄想日后变天算账……”顿时台下手臂扬起一阵暴风雨……

手指拚命掐大腿上的肉，他总算站稳脚跟，没有栽下台去。照片，一张张在他眼前过电影般闪过……

那是1957年。一个朋友告诉钱镜塘：浙江、上海的博物馆已派人四出收购民间有价值的古董文物、字画金石，以便更好地保藏这些文物。“镜兄是江南第一大收藏家。你带头捐献，影响可大啦。”

他同意了。在着手整理准备捐献的文物时，他萌发了一个念头。仿葛景亮的《爱日吟庐书画录》，将自己的藏品翻拍成照，编纂记录，成为《菊隐老人过眼录》（菊隐老人是钱镜塘自号）。一些名人真迹，即便被捐献给国家，自己手头仍有一份收藏过的记录，不是颇有意义吗？他请来南京东路王开照相馆的摄影高手，将所藏名画翻拍成照。自1957年到1961年，方才完成。耗资一万多元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红卫兵抄家扫“四旧”，书画照片均被抄去。现在，这些照片成了对抗扫“四旧”的变天账了。真是莫大不幸！

沉默。想喊。想辩白。当钱镜塘稍一直腰，头顶立即挨了一掌，眼前金星飞进。双膝一软，跌倒台边……



抗议！抗议！！抗议！！！说我钱镜塘记变天账，可是你们为什么闭口不谈1957年到1959年，我先后将自己收藏的任熊、赵云谦、任颐、虚谷、吴昌硕等明清近代大家书法绘画肆佰柒拾多件，其他册页文件式什多件捐赠给浙江、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？为什么不谈我将王石谷真迹《陈元龙小像》捐给浙江博物馆？为什么不谈我捐给上海博物馆马湘兰致王伯谷书札画卷……

抗议，没有冲出喉咙。流出嘴角的一道鲜血，滴在他脚边的《山水晚色图》照片上。

回到家里，掏出悄悄捡起的照片，端详了一会。伤感袭上了钱镜塘的心头，为这张四次遭受抄没命运的《山水晚色图》，为蒙受的不公平遭遇。心灵的殿堂回响着两个声音：

一个说：当初依从大千，浪迹海外，何至今天遭此劫难！

一个反驳：岂能怪罪于当初？人在世上经受磨难，能说投胎人世是错误？

何时才能结束这种灾难？难道永劫不复了？

不！历史是公正的。倾斜的天平终究要恢复平衡。还记得《陈元龙小像》的风波吗？

那是60年代后期的事了。钱镜塘得知刘海粟家藏王石谷真迹《陈元龙小像》，意欲购求收藏，可难以启口。他知道刘海粟对买卖古画颇有微词。然而，午间小寐，他竟梦见那幅古画。收藏家的使命感在折磨着他啊！终于，几经周折，他以重金购求到手。“我会很好地保存的。”是在解释动机，还是让刘海粟放心，他也说不清楚。

真是无巧不成书。钱镜塘刚刚装裱好《陈元龙小像》，便收到浙江博物馆征求文物的信函。他拿出部份捐献之物，但觉缺少精品，权衡再三，咬着牙根将装裱一新的《陈元龙小像》添了上去。“还是让它放在国家博物馆中更好，可以

发挥更大作用。”一时激动容易，事后不免怅然若失。几个月过去了，心灵的世界仍然倾斜……

一次画友相聚。刘海粟穿过人丛，过来紧握钱镜塘的双手，说“我佩服你了”。他最近到杭州，参观了开馆不久的浙江省博物馆，发现了那幅《陈元龙小像》，顿时理解了他的心胸。朋友的理解，是补偿的砝码，恢复了他心灵的平衡。但毕竟需要时间哪！

“为了公正的评价——对我的选择和我所做的一切，不管时间多么漫长，我要争取。”信念，支持着他熬过无数次批斗。每天清早，他悄悄起床，在院中打过健身太极拳后，操起扫把，迎着满地血红的阳光，拖着年迈之躯，清扫起马路来了。

80年代的第二个秋天。酷暑过去，天高气爽。

钱家经过动乱之秋，已经恢复原样。面窗的苗圃，百花竞艳。宽敞的室内，画轴连墙。只是钱镜塘已今非昔比了，白发银髯，俨然蔼蔼长者之风。岁月把无数记忆无数创伤刻在他的心灵上，年逾古稀的老翁反而产生了超脱之感。每天掌壶浇花，运笔作画，修补裱复，如此打发岁月。

午后。他打起瞌睡，朦朦胧胧之间，走进上海博物馆展览大厅。四壁画轴，有任伯年、吴昌硕、赵云谦等人的。右下角都打上了钱镜塘收藏或鉴定的印章。有人观赏，有人临摹，……

“爷爷，博物馆同志来了。”被孙女摇醒的钱镜塘睁开睡眠，对面椅子上已端坐着几个人。

“镜翁，文物保管委员会决定给您老颁发证书。”来人兴高采烈地告诉他，将一张盖着鲜红大印的捐献证书，一张迟发的证书摊在他的面前。同时，他们还告诉：他已被聘为上海博物馆之友。

他，嘴唇嚅动了许久，没有发出声音，根根胡须，都

在颤动。良久，方才说道：“共产党到底实事求是……”尔后，他从身上摸出一张纸，上面标着一些字画目录。“这是我从发还的抄家文物中整理出来的。我决定捐献给博物馆。”最后经过协商，由博物馆折价收购这批文物。其中包括名重一时的《雪竹图》、董源《山水图》。

新年元旦前夕，有人送来新年年历。封页上赫然印着《雪竹图》。他冒着生命危险，从日寇魔爪下抢救出来的《雪竹图》，走进了大街小巷、千家万户，成为社会的共同精神财富。《雪竹图》，经谢稚柳考证，是南宋徐熙所画。他为如此精品属于群众而高兴，翻阅年历，微微笑了。

“人过七十古来稀”。但已交七十的钱镜塘依然不忘使命。他主动提出帮助上海博物馆成立古画鉴定研究室，培养人材，解决文物鉴定疑难。

有人收到抄家发还的一幅画。没有画家落款，无法确定真伪。钱镜塘一眼看出是吴湖帆的手笔《西湖全景》，即在画上题签：“钱镜塘审定吴湖帆真迹”。然后盖上印鉴。一桩落实政策中的麻烦事儿解决了。

有人送来一幅画。画面水瘦山寒，一戎装女子依傍一匹饮水的战马。落款唯有“伯年画”，而无其他题跋。有人说是任伯年同情太平军之作，也有说是寓寄画家深沉爱国之情。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钱镜塘根据纸张确认是伯年真迹之后，翻阅资料，搜集佐证，确认是任伯年五张一组“木兰从军”中的一幅，解决了疑难。

此后，杭州、海宁、嘉兴、广州等地电函不断，邀请钱镜塘去作文物字画鉴定。

七十老翁，银鬓白发，每天走在茂名南路通向上海博物馆的路上，走在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路上……他丢弃了一切徬徨怀疑，为自己的选择感到骄傲……